痢疾論

人生疾病之最險惡者一曰瘟疫一曰痢疾吳又可先生作瘟疫論頓開千古之蒙瞽顯示後學之津梁予已歷寒暑而評定之矣而痢疾之言熱言寒互相詆誹若洛蜀黨之各樹其幟迄今鮮有定論夫百病皆有虛實寒熱溫涼補瀉之不同痢疾何獨不然乎自河間丹溪單主濕熱立論後賢非之是矣然而矯枉者多失其正今人以熱治熱者亦復不少若是者皆由言理未暢辨證未確故溫涼補瀉之混其施亦予不敏編輯痢症一書首詳內經仲景次列歷代諸家雖或援引古訓而多出自心裁大約論理惟取條暢辨病必尚明確法集諸家之大成脈補前人之

未備痢之一道其庶幾乎雖然自古迄今言痢症者不下數十家豈無見予言而信爲然者及見偏說又不免依文解義而莫辨其非者乎程子云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闢之而後可與入道惟醫亦然偏僻之說不息純全之理不著固不得薰蕕同居玉石並貫也於是取諸家論說凡涉一偏一隅之見者創在原文之下詳加辨駁後學者一見而悉其非肯讀而知其謬而游移遷徙依違兩可之弊不得而恭焉至若予說之過于刻覈而未當者則又自有公論而亦予之所深望者也編輯旣就分爲四卷而總名之曰痢疾論蓋欲與吳又可先生瘟疫論並傳于世以救生

民之險惡其於斯道也不無小補也云爾時乾隆十六年

辛未仲春浙城賢溪孔毓璣以立序

序

陳君愷齋既俾任校訂孔文以立評註吳又可先生瘟疫論付剞任因謂疾病之危急疫證而外莫過于痢症其治門傳染與疫證同其治之失宜殺人如反掌亦與疫證同循古今方書少有專論此證者孔文會著痢疾論四卷精心考覈詮疏明晳恭治斯證者之實筏也陳君即命任鐫出與瘟疫論合而梓之其仁民愛物之心可謂摯哉而孔文亦自此可垂不朽矣任不揣譾陋敬書此以識其由

乾隆三十七年季冬月同里後學楊大任謹序

痢疾論目錄

卷之三

卷之四

痢疾諸藥

折衷諸家目錄

痢疾論卷之一

後學楊大任古儀甫閱
黎水孔毓禮以立甫輯
同邑陳 元節稚全校

內經補註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

身熱則死。寒則生。亦大概言之。必兼症詳之。亦有身熱得生。而寒死者。〇按身熱是陰不內守。陽氣外浮。陰陽離絕之兆也。故死。寒則生者。謂身不熱也。若四肢厥冷。屬痢之死。餘陽氣將脫。絕而難救矣。

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則生浮則死

按浮非死脉。此所謂浮。乃浮洪浮強也。詳見下節。

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

按懸絕者謂浮空細勁而無根底也。痢症白沫爲陰膿血爲陽脈則懸絕爲陰滑大爲陽脈症相對則生相反則死也。

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

按濇與滑反乃陰陽氣衰故不懸絕而懸濇亦主死也。以藏期之謂見相尅之期而死也。

又曰陰陽虛脫腸澼死泄而奪血脈沉微手足逆皆難治

沉微之脈多見厥逆逆猶未至于厥已屬難治至于厥逆千難救一矣。

脾脈外鼓沉爲腸澼久自已

沉爲在裏而兼外鼓雖爲腸澼邪不甚深久當自已

肝脉小緩爲腸澼易治

肝脉血滯肝脉急大爲邪盛難愈今小緩爲邪輕易治。

腎脉小搏沉爲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

腎脉本沉小而搏爲陰氣不足陽邪乘之故爲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邪火有餘眞陰喪盡也故死腎必發

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

心主血肝藏血故二藏之澼亦下血不獨腎也二藏本火同氣故同病爲順而可治者肝脾同病是土敗木賊其難治也必矣。

其脉小沉濇爲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

必肝之脉小沉而濇以陰不足而血傷也故爲腸澼然脉沉細者不當熱故身熱者死死于熱見七日者六陰敗盡也。

腎移熱於脾傳爲虛腸澼死不可治

腎虛指北腎爲水藏而挾熱傷脾爲腸澼陰虛反剋求土皆將

賊風虛邪陽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入六腑則身熱不時上爲喘呼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䐜脹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春傷于風夏生飧泄腸澼

腎所生病爲腸澼

腎開竅于二陰故病腸澼

虛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間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

仲景補註

大腸有寒者多鶩溏。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下重便血。舊作大腸有熱者必痔。

按有熱者便腸垢有寒者下重便血可見寒熱皆能成痢

夫六腑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臟氣絕于內者利下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陽虛則陰盛故上氣嘔逆寒主收引。故脚縮下甚則氣下脫。津液不養四體。故手足不仁。

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湯主之。

下利清穀裡寒也。外熱汗出而厥陽亡也。主之以通脉四逆湯回陽勝寒。而止利也。

下利手足厥冷無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還。反微喘者死

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

一灸之不温脉不還是眞陽已離絕也喘則氣已上脫無

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一句文義不屬此有錯脫不必强解。

下利後脉絕手足厥冷晬時而還手足温者生脉不還者死。

此即上條用灸之意。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按下利清穀裏寒症也誰肯攻表仲景恐因兼見表症者而人誤攻之故戒之也倘誤攻其汗則陽氣外洩陰氣瀰塞胸腹必生脹滿後一條所以先温裏而後攻表也。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温其裏乃攻其表温裏宜四

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身疼痛。有表有裏。必清便已調。其痛不減。方屬于表也。○按此條與上條相發明。上條無脹滿。此條已有脹滿。

下利身軀疼痛。急當救裏。諸溫之屬。可與理中。四逆附子湯熱藥。急投之矣。○

按曰。急當救裏。恐人因身軀疼痛而誤行汗散也。身痛有表有裏。表屬太陽。裏屬少陰。脉浮數。身熱者。太陽也。脉沉遲。身涼者。少陰也。前條表裏兼症。脉且沉遲。甚裏後攻其表。況有裏症。無表症。而可不急溫乎。

下利脉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下利脉沉遲。為陰寒內凝。番本寒。深於下。則必格陽於上。寒深於裏。則必格陽於表。必得不。面赤。身熱而下利完穀。乎。太虛陽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彰。或其人陽尚有根。或服溫藥以勝陰助陽。陽得反與陰爭。必鬱冒少

頭然後陽勝而陰出為汗。陰陽未和相搏，必發厥也。仲景以為下虛則足腎經真陽不固，肝腎之火上炎，與傷寒太陽陽明併病而色緣緣正赤，為陽氣怫鬱在表者，未相遠庭也。

下利脈遲緊為痛，未欲止，當溫之。得冷者滿而便腸垢。

按脈遲緊而痛，臟寒也。臟寒宜溫，若以冷治之，必臟愈寒而生脹滿，便腸垢者，若鼻涕若膿涕之類是也。第一條曰有熱者便腸垢，此曰得冷者滿而便腸垢，可見同一腸垢，而形色淺深濃淡有各異。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為未止，脈微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按沉弦為肝木不榮，故氣滯下下，而下重也。沉弦數大為邪盛，故為未止。沉弦而微數為邪向衰，故為欲自止。蓋下利之脈宜微弱，不宜實大。微弱者雖發熱不死，脈大身熱則死也。

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

下利脾病也弦肝脉也脾病不當見弦脉故曰脉反弦也下利裏證也發熱表証也發熱身汗則表與裏和雖脉弦自愈也

下利脉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圊膿血

脉見浮數若邪還於表則尺脉和今尺中自濇乃邪熱摶結陰分雖寸口得陽脉究竟陰邪必走下竅而便膿血也續論擬白頭翁湯膿血止易藥甘草湯○下利裏病而得浮數表脉故曰反浮數也

下利微熱而渴脉弱者令自愈　下利脉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脉緊爲未解　下利脉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圊膿血以有熱故也

按此三條令自愈有兩意一由邪衰一由邪出也蓋下利而渴雖裏有邪熱然熱微脉弱是邪已向衰候也故令自愈脉雖數而熱微汗出是邪已向衰且從汗出徵不待言矣脉數有汗則解可知設脉緊者邪尚盛可遽

言愈現脉數而渴邪雖未衰然有向陽之象而無入陰之虞是亦外解之機也三自愈當分別看下利熱微汗出其愈也速下利微熱而渴脉弱其愈也緩下利脉數而渴可愈而未能即愈間膿血與脉緊之未愈亦非不可愈也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乃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

下利後積穢已去乃更煩甚治煩有虛實兩途實者可下虛者不可下欲知之法按其心下無所結痛則其煩為虛可湧去也

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下利便膿血熱盛者白頭翁湯清之若日久滑脫則當用桃花湯以養腸固脫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產後下利極虛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

下利裏急後重積熱已深故用白頭翁湯大苦大寒治之寒能勝熱苦能燥濕濕熱去下重自除也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堅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平者死實不微弱指下利心下鞕者諸瀉心湯症也按脈平實則穀氣不虛宜急下之此瀉症之急脈之法也○按三部但曰皆平尚非可攻之脈而按之心下堅急當攻之症也急下之者以症爲據也然脈若微弱則亦不敢攻矣

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脈遲爲寒然與滑兼見則爲實有物阻其脈道故遲實不去則利不止故宜急下○按脈遲滑兼見人疑脈遲不敢下不知滑實之脈是屬中有實積雖遲亦當急下也然遲滑若屬寒積又宜巴豆不宜大黄矣須知

下利脈滑而數有宿食當下之

滑數爲熱滯

下利脉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氣湯

經云。滑爲有宿食。下利脉反滑者。是病虛而脉實。當去之積未去也。若其人形體强實。下之乃愈。

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主之

下利則熱下。泄安得譫語。必然利者利而結者結也。○必脉滑數方可下。

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當下之

以不欲食爲宿食。當參之色脉。倘胃虛不食泄瀉者。亦當下之乎

下利而腹痛滿。爲寒實。當下之

痛滿爲實。而有寒熱之分。當參之以色脉。緊遲爲寒。滑數則爲熱矣

下利腹中堅者。當下之

下利既有所去。何復腹中堅耶。所以知其有物而當下也。

下利大孔痛者。當溫之。

下利大孔痛。症有虛實。治有溫凉。此特論其虛寒而當溫者。

下利已瘥。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此爲下不盡。與下之愈。脈緊遲者不可下。下之後心下堅痛。脈遲。此爲寒。但當溫之。脈沉緊下之亦然。脈大浮弦下之當已。下利脈浮大。此爲虛。以強溫之故也。設脈浮革者。因爾腸鳴。當溫之。

此舊積之邪復病也。下利瘥後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是前次下利之邪隱僻腸間。今值臟腑司令之期。觸動舊邪而復發。然隱僻之根未除。終不能愈。故宜更下。○按風寒乘者。而誤下之。邪入而成結胸症。故心下堅痛也。凡脈數則爲熱。若見脈遲則爲寒。但當溫之而已。即脈沉緊亦不可下。蓋沉緊爲寒在裏。若誤下之。亦有變症。惟脈大浮弦有力。方可下之而愈也。以強溫之故也一句。或謂浮大爲虛。當補不當溫。然玩一故字。分明謂

所以虛者，因濕熱所致，濕而成虛，于理不順，予疑溫字乃下字之錯，蓋言所以虛者，因強下之故也。夫脈浮大爲虛，只須補之。設脈浮革，腸鳴，則虛而且寒，非溫之不克有濟也。

下利，舌黃燥而不渴，胸中實，下不止者死。

按下利則邪當下泄，何以上焦舌黃燥，胸中實，全然不爲利減耶？其症有似挾熱下利，乃下之而利不止，然則顯係胃敗津傷，非實火也。下之固不能，食補之亦不能受，故死。

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

小便本乎氣化，滑利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氣者二字，當有缺文，不必強解。

氣利，訶黎勒散主之。

訶黎勒濇以固脫之藥也。不曰滑利而曰氣利，未詳。

下利肺痛，紫參湯主之。

醫宗金鑑同此
文既削不釋

仲景原缺滯下一症。上所錄者。乃金匱要畧傷寒論中。少陰厥陰下利諸症。以其脉症之義。可與滯下證相參。故近代名家摘入痢門中。非謂下利之症可與滯下混同施治而漫無分別也。

折衷諸家。

劉河間曰下痢白爲寒者誤也。古法以白爲寒赤爲熱但白者不皆屬寒而屬寒者十之七八。若果爲寒則不能消穀何由反化爲膿血也。若寒主不能消穀則其人死矣何但痢所謂下痢穀反爲膿血如世之穀肉菓菜濕熱甚。則自然腐爛潰發化爲汙水故食于腹中感人濕熱邪氣則自然潰發化爲膿血也。其熱爲赤熱屬心火故也。其濕屬黃濕屬脾土故也。燥鬱爲白白屬肺金故也。以五色分五藏亦陋矣哉。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其說尤誤。豈知水火陰陽寒熱者猶權衡也。一高必一下。一盛必一衰。豈能寒熱俱甚於腸胃而同爲痢乎。辨見下卷寒熱錯雜門。大法下廹窘痛後

重裏急小便亦澀皆屬燥熱而下白者亦多有之然則爲熱明矣。痢疾未有不裏急後重小便不赤濇者何得以痢家必有之症皆認爲熱乎或曰白痢既爲熱病何故服辛熱之藥亦有愈者耶。蓋辛熱之藥能開發腸胃鬱結使氣液宣通。辛熱可以宣通氣液則若爽遏抑氣液可知流濕潤燥氣和而已。功效如此便是對症之藥但斷無熱藥可治濕熱病之理然病微者可。愈甚者鬱結不開其病轉加而死矣。非病微者可愈乃寒者可愈耳非甚者轉加而死乃熱者死耳凡治痢者莫若以辛苦寒藥治之或微加辛熱佐之則可。此法兄可治熱痢蓋辛熱能發散開通鬱結苦能燥濕寒能勝熱使氣宣平而已。如錢氏香連丸之類是也。故治諸痢者黃連黃柏爲君以至苦大寒正主濕熱之病乃若

世傳辛熱金石毒藥。治諸吐瀉下痢。或不中病。反更加害也。

又曰。臟腑瀉痢。其症多種。大抵從風濕熱論。瀉痢之疾多種風濕熱何可該得。是知寒少而熱多。熱又何以該得風濕二者寒則不能久也。寒者更久熱者不久故曰。暴瀉非陽。久瀉非陰。暴瀉自是陽。然亦有陰故凡暴瀉非陽久瀉自是陰然亦有陽故曰。久瀉非陰。語意是如此。河間問則定以暴瀉為陰。久瀉為陽矣。

論曰。春宜緩形。形動則肝木乃榮。反靜密則行秋令。金能制木。風氣內藏。夏至則火盛而金去。獨火木旺。而脾土損矣。輕則飧泄。身熱脈洪。穀不能化。重則下痢。膿血稠粘。皆屬于火。經曰。溲而便膿血。知氣行而血止也。宜大黃湯下之。膿血稠粘屬火者方可丁之否

則不可。是為香連黃芩芍藥湯是為輕劑是實則瀉其子木能自虛而脾土實矣。昔以瀉其心之火獨不慮其先傷脾土耳故經曰春傷于風夏必飧泄此逆四時之氣人所自為也。經意本言外感不氏則主內傷然肝木不得升發必下陷是或一道也。有自太陰脾經受濕而為水泄虛滑微濇身重不知穀味。假令春宜益黃散補之夏宜瀉之補瀉斂拘春夏補藥拘拘益黃法。云宜補宜和宜止。假令和則芍藥湯是也止則訶子湯是也。久則防變而為膿血。一日或數日泄瀉常變膿血久瀉少有變膿血者脾經傳腎謂之賊邪。故難愈若先痢而後滑謂之微邪。故易痊。脾腎皆能為痢。未必瀉專主為腎專土痢但瀉是疏通之象。痢是閉塞之象。由瀉轉痢疏通變閉塞也。自然難愈。由痢轉瀉閉塞變疏通也。自然易痊。不必說到脾傳腎為賊邪腎傳脾為微邪此皆

脾土受濕，天行為也。既曰脾受濕，又曰天行，何也？蓋濕即天行耶。雖聖智不能逃。口食味，鼻食氣，從鼻而入，留積於脾而為水泄。濕積於脾，自然水泄。然濕又何以從鼻而入？有厥陰經動，下痢不止，其脈沉而遲，手足厥逆，涕唾膿血，此為難治。宜麻黃小續命湯汗之。法曰：謂有表邪縮於內，當散表邪而愈。脈沉遲，手足厥逆，是內外合寒也。即有表邪內縮，當舉仲景救表桂枝、救裏四逆之例，麻黃二湯何敢輕投。有熱下無聲，身冷自汗，小便清利，大便不禁，氣難布息，脈微，嘔吐，急以重藥溫之，漿水散是也。必如此方為冷痢，而後溫之，則十死其十矣。故法云：後重則宜下。亦不盡當下。腹痛則宜和。亦有當溫之者，當下之者。身重則除濕。亦有氣虛無力而身重者。脈弦則去風。多有宜小建中湯者。膿血稠粘，以重藥竭之。身冷自汗，以

毒藥溫之。何物毒藥是風邪內縮。宜汗之。爲瘧爲痢。當溫之。又

云。在表者發之。在裏者下之。裏實方可下之在上者涌之。在下者

竭之。自表熱者內疏之。小便濇者分利之。又曰。盛者和之。

去者逆之。過者止之。兵法云。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此之謂

也。然則痢當進退之時。反不當攻于將愈之時。反當攻之耶凡痢泄而惡風寒。是太陰

傳少陰。木來尅土也。泄而惡風寒。要非兼挾外感耶。仲景傷寒論。邪傳少陰。惡寒。故劉氏以病

泄惡寒爲邪傳少陰厥痢也用白朮茯苓除濕。芍藥桂枝安脾。黃連破血。

也。本草不言黃連破血。且此時又何必破血。火邪不能勝水也。太陰竟不能傳

少陰。而反火邪上乘肺經。而痢必白膿也。加黃連當歸之

類。白膿來必屬肺經。且又何所見而用當歸黃連。又裏急後重。脈洪大而實。爲裏

熱而甚閉。是有物結墜也。若脈浮大甚。不宜下。雖裏急後重而脈沉細弱者。為寒邪在內而氣散也。可溫養而自愈。裏急後重閉者。大腸經氣不宣通也。宜加檳榔木香宣通其氣。如痢或泄而嘔者。胃中氣不和也。上焦不和。治以生薑橘皮。嘔有虛寒痰氣食火之分亦非薑橘可通治之中焦不和。治以芍藥當歸桂枝茯苓。中焦脾胃所居何以取此四味下焦不和。寒輕治以輕熱藥。甚以重熱藥。下焦肝腎之位而治以熱藥然則上中二焦獨不可用熱藥而下焦必須熱藥耶既言脾胃不和忽然接著三焦何以文理不順如此大便虛閉。澀久不愈。恐太陰傳少陰。多傳變為痢。太陰是為賊邪。先以枳實厚朴湯。以防其變。厚朴枳實湯裏有木香黃連大黃。劉氏之意。謂速去太陰之邪則無因而傳少陰。不知用之不當。反傷少陰封蟄之本。而

水瀉疾者。若四肢懶倦。小便少或不利。大便走。沉困。飲食減。宜調胃去濕。白朮芍藥茯苓三味。水煎服。以白朮之甘。能入胃而理脾。胃之濕。芍藥之酸澀。除胃中之濕熱。四肢困。茯苓之淡泄。通水道走濕。此三味。泄痢須如此。懶倦沉困飲食減少。[illegible]川理中湯。合此三味。但用此三味。不免病重藥輕。如發熱惡寒。腹不痛。加黃芩為主。發熱惡寒腹不痛。多屬表邪。何以反用黃芩為主。如未見膿而惡寒。乃太陰欲傳少陰。加黃連為主。桂枝佐之。黃連桂枝未必可斷太陰入少陰之路。且既以惡寒。豈可用黃連苦寒耶。如腹痛甚者。加當歸倍芍藥。芍藥雖腹痛緊藥。可治熱痛。不可治寒痛。倘痛屬寒。豈宜佐之。如見血。加黃連為主。桂。當歸佐之。見血則君黃連。然則血皆屬熱耶。如膿燥。或先白膿後血。或發熱。或惡寒。非黃芩不止。

此上部血也。劉氏以黃芩為肺經藥，肺居上焦，故云此上部血。然肺經之血，何以不上溢而反下洩耶。如惡寒脈沉，或腰痛，或血痢下痛，非黃連不能止，此中部血也。以黃連為心脾藥，故云止中部血。然惡寒脈沉腰痛，陰寒之象已顯，顧用黃連乎。如惡寒脈沉，先血後便，非地榆不能止，此下部血也。劉氏總以血為熱，故藥俱不離乎苦寒。如便膿血相雜，而脈浮大，慎不可以大黃下之，下之必死。謂氣下竭而陽無所收也。氣不竭，謂痢久而氣竭於下也。氣既下竭，故陽浮於外，而脈浮大之脈。凡陰陽不和，惟可以分陰陽藥治之。又云暴瀉非陽，久泄非陰。大便完穀，有寒有熱。熱者脈疾，身多動，音聲响喨，暴注下廹，此陽也。寒者脈沉而細疾。不得因疾急而遂為熱。虎寒極似熱之脈也。者脈沉而細遲，寒更不待言矣。身不動作，目睛不了了。仲景以目睛不

了了為陽熱而用承氣。此以目睛不了了為陰寒而用溫附。同一目睛不了了而有虛實寒熱之分。飲食不下。鼻准氣息微而冷者。宜附湯主之。若身重四肢不舉。亦附湯主之。劉氏非不用溫。然不過補立言之餘。而其大指則專以濕熱為主也。

朱丹溪曰。經曰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又曰暴注屬于火。又下痢清白屬于寒。熱君火之氣。火相火之氣。寒寒水之氣。屬火熱者二。屬水寒者一。痢乃時令外人之病何必瀉痢瘧若有二火而強證之。一症似乎屬熱者多。屬寒者少。詳玩局方。專以熱澀為用。若用之于下。痢清白而屬于寒者斯可矣。寒痢用熱劑則可。熱痢則寒必可。經所謂下迫者。即裏急後重之謂也。其病屬火。相火所為。其毒甚于熱也。投以澀劑。非殺之而已。○夫瀉痢之病水

穀或化或不化。並無努責。惟覺困倦。若滯下。則不然。或膿或血。或膿血相雜。或腸垢。或無糟粕。或糟粕相混。雖有痛不痛大痛之異。然皆裏急後重。逼迫惱人。較之于泄瀉之于症。似乎皆實症也。余近年涉歷。亦有大虛大寒者。不可不知。

戴原禮曰。痢出於大腸傳送之道。了不干于腎氣。內經明言腎所生病為腸澼。何謂了不干于腎。然河間謂脾主瀉。腎主痢。分別脾腎專主。亦非確論。皆原其本。皆由腸胃。日受飲食之積。餘不盡行。留滯于內。濕蒸熱瘀鬱結日深。伏而不作。時逢炎暑大行。相火司令。又調攝失宜。復感酷熱之毒。至秋陽氣始收。火氣下降。蒸發蓄積而滯

下之症作矣。其濕熱瘀積，干于血分則赤，干于氣分則白。赤白兼下，氣血俱受邪矣。久而不愈，氣血不運，脂積不磨，陳積脫滑下凝，猶如魚腦矣。甚則腸胃空虛，關司失守，濁液并流，色非一類，錯雜混下，注出狀如豆汁矣。若脾氣下陷，虛坐努責，便出色如白膿矣。其熱傷血深，濕毒粘結，紫色則紫黑矣。其污濁積而欲出，氣滯而不與之出，所以下迫窘痛，後重裹急，至圊而不能便。此皆大腸經有壅遏窒礙，氣液不得宣通故也。原論之論甚是平允。但亦有見不到處。

衛生寶鑑曰：太陰主濕，傳于少陰為痢。太陰何以專主濕，少陰何以專主痢。由瀉亡津液而火就燥，腎惡燥，居于下焦血分也。受邪故

便膿血。然則清火調氣而治痢之能事畢矣。此論好處雖亦有此理特不盡然耳

徐東皐曰。凡痢疾之治。須審病者體氣厚薄。曾無通瀉。及攻積苦寒之藥。脉之有力無力。及正氣邪氣有餘不足。對症施治。未有不效。上乃平允之論下則矯時弊也。今醫治痢。多峻用下劑。及苦寒太過。鮮有不致誤者。況年高與體弱之人。遂致元氣虛陷。反不能支。胃氣既虛。其痢益甚。有陽虛陷入陰中。則脫血陣陣而下也。醫尚謂血痢不已。仍用苦寒。瀕至脉絕。四肢厥冷而死者。曷可勝紀。且今之患者。多有脾胃先虛。而後積滯。通滯之劑。宜加用也。不特攻莫輕投。即通滯之品。加枳朴查麴。亦嘗酌量。稍或過。遂致虛脫

王海藏曰寒毒內傷復用寒劑非其治也況血爲寒所凝浸入大腸間而便下得溫乃行所以用熱藥其血自止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此之謂也胃既得溫其血不凝而自行各守其鄉矣中熱反使其人都不解其故且又不解溫熱之忌何以反能止血也惟此解得明白○此論中寒係血也若挾熱便血則當用消凉者人所共知不待言也樹聲曰世人一見滯下不分寒熱陰陽虛實便以大黃湯滌之是重劑也其次黃芩芍藥湯和之是輕劑也香連丸是常藥也當歸芍藥和其血檳榔枳殼調其氣見有血色者紅花生地地榆以凉其血黃連黃柏以清其火朝夕更醫出入增減不過如此聶可久技倆早被此老完全寫出已潰于死猶曰血色依然腹痛不減雖

敢溫補。死而無悔。傷哉傷哉。目今之信薛氏奇方妙論者。俱是如是 凡腹痛

後重。小便短少。口渴喜冷。大腸燥結。是爲挾熱下痢。前法

固宜。此數語要作半篇論斷看。語勢所以側重溫補者。矯時弊也。矯枉者必過其正。是在善讀之人而已矣

若挾寒下痢。須用理中薑桂溫之。又有初起受病原係熱

痢。遷延日久。各症不減。或反加重。竟作虛看。須用補中益

氣。一升一補。倍加參芪溫補。此症初起亦非純熱。乃半虛半實症也。苦寒攻伐過度。遂

成純寒者係純熱

症。則先藥已効矣。如小腹重墜。切痛奔豚。腎之積日奔豚。烏可指痢疾切

痛作奔豚。然奔豚是腎受寒邪所致。今痢症寒逆

下焦結聚不散。小便作痛。即謂之奔豚。未爲不可。此專屬

少陰症。急加吳萸肉桂。故紙肉蔻。甚加附子。少陰當有專藥數味。加入

補中益氣湯中。似未盡善盡

美。不若建中湯中。加此數味。如有純血者。加炒黑乾薑虛

回而痢自止。純血有寒有熱，此特論屬寒者，詳見論色及辨症諸條，當參之。若必待血清

痢止而後補，亦晚矣。

世間似痢非痢者多。詳見後卷似痢非痢辨。東垣云：飲食有傷，起居

不時，損其胃氣，則上升清華之氣反從下降，是為飧泄，久

則太陰傳少陰而為腸澼。余獨未見東垣有太陰傳少陰而為腸澼之句，或在下書之外耶。

裏急後重，膿血交錯，數至圊而不能便者，專用補中益

氣為主，使升降之道行，其痢不治而自消矣。予法東垣，凡

有熱者加薑炒黃連，有寒者加薑桂，兼小腹痛者用建

中湯，有風濕者加防風羌活，治肝氣乘脾者倍柴胡加芍

藥木香，滑泄者加粟殼訶子。加減尤見手法。如此溫補不愈，又當

則治經曰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火者益火之原急補命門之火以生脾土之母此爲萬全之策也

又有一種陰虛似痢者即五泄中大瘕泄是也經曰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必莖中痛褚氏云陰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痛則愈便愈便則愈痛其症紅白相雜裏急後重悉似痢疾必小便短澀而痛或不通而痛此最惑人以爲濕熱而投滲利可知治痢當四診參詳勿以一痢而概況大小二便從來難爲虛實之辨或欲小便而大便先脫或欲大便而小便自遺此則分兩便崇明太虛引而痛此腎虛之危症急以八味加補骨脂肉豆蔻阿膠兼理中湯加升麻桂附相繼間服庶可挽回以痢藥治之

必豫矣。趙氏論痢凡屬積滯實熱痢則用第一條世俗治痢之法虛寒痢則用後三條溫補之法虛中挾實者則依他加減法大綱已舉矣。

王肯堂曰。痢病所見之症。種種爲邪入胃經。氣傷則傳於肺。血傷則傳於心。心肺者氣血之主也。而大小腸者心肺之合也。皆襲河間之說而胃乃大小腸之總司。是又五臟十二經脈稟受之源。內外之邪損傷經臟。或其邪入胃。胃屬濕土之化。受邪則濕氣不化。怫鬱而成濕熱矣。歸重胃經又本東垣之說但邪一入胃。則胃氣怫鬱。隨時令應見之症而爲病。當夏秋之交。則病痢矣。未必有濕氣不化。又曰腸胃熟腐水穀。轉輸糟粕。皆營衛灑陳六府之功。此說反了當云營衛灑陳六腑皆腸胃熟腐水穀轉輸糟粕之功今腸胃有邪。則營衛運行至此。其機爲

之阻不能施化（腸胃有邪則營衛運行失度）故衛氣鬱而不舒營血
泣而不行於是飲食結痰停於胃糟粕留於腸與鬱氣泣
血之積相挾成滯下痢矣（肯堂之論甚是乎九日腸胃有邪則寒也濕也滯也熱也皆邪）
也又曰衛氣鬱而不舒營血泣而不行與痰食糟粕相挾而下濁得所以下利膿血之故如是者或下
之以通其壅塞利營衛之行或但理衛氣以開通腠理和
營衛以調順陰陽陰陽調腠理開則升降之道行其積不
治而自消矣（治痢亦律祖述丁瀛補一條想是取于河間也）
張景岳曰痢疾之病多在夏秋之交古法相傳皆謂炎暑
大行相火司令酷熱之毒蓄積為痢今人所宗皆此一說
然炎暑者天之常令也當熱不熱必反為災因熱貪涼人之

常事也。過食生冷，所以致痢。多見人之慎疾者，雖經盛暑，不犯寒涼，則終無瀉痢之患，豈其獨不受熱乎？此其病在寒邪，不在暑熱；病在人事，不在天時，從可知矣。（舍天時而專言人事，未免矯枉過正。）但胃強氣實者，日用水菓之類，而陽氣能勝，故不致疾。其次之者，雖未即病，而日用日積，迨夫大火流西，新涼得氣，則伏陰內動，乘機而起（非伏陰內動，乃陽氣不得舒發故也），故寒濕得以犯脾者，多在七八月之間。此陽消陰長之機，最易見也。再其次者，多以脾腎本弱，則隨化隨病，不必伏寒，亦不必待時，尤為易見。夫以生冷下咽，瀉痢隨起，豈即化而為熱乎？奈何近代醫流，但見痢疾，便言熱毒，反以寒涼治

生冷。是何異雪上加霜乎。或曰。亦有用寒凉而愈者何也。
曰。以胃氣强盛之人得濕成熱者亦有之。以元氣壯盛而
邪不勝正者亦有之。此皆可以寒治而愈。而此輩極少。以
胃弱陽虛而因寒傷藏者。若用寒凉。或妄加蕩滌。則無有
不死。凡今以痢疾致死者。皆此類也。

李士材曰。痢之為症。多本脾腎。脾司倉廩。土為萬物之母。
腎主蟄藏。水為萬物之元。二藏皆根本之地。投治少差。寃
沉幽冥。究其疵誤。皆寒熱未明。虛實不辨也。晚近不足論。
即在前賢。頗涉偏僻。如局方與復菴例行辛熱。河間與丹
溪專用苦寒。何其執而不圓。相去天壤耶。夫痢起夏秋。濕

暑熱鬱求乎天也因熱求涼過吞生冷由于人也氣壯而傷于天者鬱熱居多氣弱而傷于人者陰寒爲甚數語了當濕土寄旺四時或從于火則陽土有餘而濕熱爲病經所紀墩阜是也或從於水則陰土不足而寒濕爲病經所紀卑監是也言熱者遺濕言寒者廢熱豈非立言之過乎以下專論

虛損又曰世之病損者十有九虛而醫之治損者百無一補氣本不降而再行其氣後重不益甚乎中本虛衰而復攻其積元氣不愈竭乎濕熱傷血者自宜調血若過行推蕩血不轉傷乎津亡作渴者自宜止渴若但與滲利津不轉耗乎請以宜補之症悉言之脈來微弱者可補形色虛薄

者可補痢後而痢者可補因攻而劇者可補然而尤有至要者則在脾腎兩藏如病在脾者尚淺在腎者病深腎為胃關開竅于二陰未有久痢而腎不損者故治痢不知補腎者非其治也凡參朮補脾未嘗不善若病在火衰土位無母設非桂附補火則飲食何自而進門戶何由而固耶

喻嘉言曰痢疾一症難言之矣在靈素謂之腸澼亦曰滯下金匱以嘔吐噦下痢列為一門蓋以三者皆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所生之病也至其所論下痢則皆傷寒論中厥陰經之本症與二陽明嘔吐噦同列之義殊不相合觀其論中厥與利每每並言始先即云六府氣絕于外者手

足寒。五藏氣絕于內者。下利不禁。是則厥而且利爲虛寒
之極。所以反能食者。則死。反發熱者不死。若痢症則能食
者不死。反發熱者多死。何其相反若是耶。此必金匱嘔吐
噦之下。脫失下痢一症。乃取傷寒厥陰下利之文。補入其
中。後人屢試不驗。援引而起者多矣。夫冬月傷寒之下痢
與夏月傷暑濕熱之下痢。而可藉口仲景設言治法哉。後
人以其無補之智。各呈偏見。或得于目之所擊。手之所試。
分播廣傳。終不可以爲法。乃遂謂痢無正方也。醫事之
偷。何遂至此。瘧疫痢疾。仲景並皆缺畧。今日辨該講明者。
皆賴後賢目擊手試之功也。若不目擊手試。
縱有仲景方書。空言能濟實
用耶。重傳受而輕閱歷大非。昌謹以岐黃仲景之法。擬議

言之。在內。總冬月傷寒已稱病熱。至夏秋熱暑濕三氣交蒸互結之熱。十倍于冬月矣。外感三氣之熱而成下痢。從外而入者。必從外而出之。以故下痢。必從汗先解其外。後調其內。此大概法也。亦有不盡然者。況風寒之邪。由皮毛而入。當外解之。三氣之邪。不自皮毛入也。豈可外解耶。首用辛涼以解表。辛平辛溫辛熱辛涼。皆可隨症作解表藥。惟取辛涼者。總是河間開濕熱之說膠滯于中也。次用苦寒以淸其裏。有開手即用溫者。有外感說散轉用溫補者。有不寒不澀但取和血調氣者。治法多方。豈可定用苦寒。一二劑愈矣。屬熱者可愈。若屬虛寒者。勢必增重矣。于表者。外邪皆從裏出。不死不休。故雖日之遠。仍用逆流挽舟之法。引其邪而出之于外。則死者可活。危者可安。閱信川久痢。曾用此法而安。但恐因單火作。可一而不可再。何也。案載信川。能強脈來沉數有力也。倘久痢陰虛氣弱。不

能作汗而強逼之其不頃刻告變也哉治經千人成效歷歷可紀。只是常用發散法耳斷無一千個用信川詳金匱有云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此候見有變成痢疾者由裏達表而愈也夫久痢之脈。深入陰分沉濇微弱矣。忽然而轉弦脈。渾是少陽生發之氣。非用逆挽之法。何以得此。有用升補。而得生發之氣者。豈盡由于發散乎。久痢邪入于陰。身必不熱。間有陰虛之熱。則熱而不休。陰虛之熱亦多晝輕夜重今因逆挽之勢。逼其暫時燥熱。頃之邪從表出。熱自無矣。久痢陽氣下陷。皮膚乾濇。斷然無汗。今以逆挽之法。衛外之陽。領邪氣同還于表。而身有汗。是以腹中安靜。而其病自愈也。昌豈敢用無師之智哉。又有驟受暑熱之毒。水穀傾囊而出。一晝夜七

八十行，大渴引水自救。百杯不止。此則腸胃為熱毒所攻。頃刻腐爛。（經所謂暴注不廹，皆屬于火者是也。）比之誤食巴豆鉛粉，其烈十倍。更用逆挽之法，迂矣遠矣。（此症但當順下。不當逆挽。若用升表，便是悖謬。迂遠不足言也。）毋從內經通因通用之法，大黃黃連甘草，一晝夜進三五十杯。俟其下利上渴之勢稍緩，乃始平調于內。更不必挽之于外。蓋其邪如决水轉石，乘勢出盡，無可挽耳。

再按治瘧之法，當從少陽而進退其間。進而就陽，則從少陽為表法，固矣。乃痢疾之表，亦當從于少陽。（瘧痢本同原異派。故有瘧變為痢，痢變為瘧者。蓋瘧變為痢，是少陽之邪陷入陽明而變重也。痢變為瘧，是陽明之邪還出少陽而變輕也。）蓋水穀之氣由胃入腸，疾趨而下，始焉少陽生發之氣不

伸繼焉。少陽生發之氣轉陷。故泛而求之三陽。不若專而求之少陽。俾蒼天清淨之氣。足以升舉。水土物產之味。自然變化精微。輸瀉有度。而無下痢奔迫之苦矣。况兩陽明經所藏之津液。既已下泄。尤不可更發其汗。在傷寒經禁。明有陽明禁汗之條。而金匱復申下利發汗之戒。謂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蓋以下利一傷其津液。發汗再傷其津液。津液去。則胃氣空。而下出之濁氣。隨汗勢上入胃中。遂成脹滿。求其下利且不可得。寧非大戒乎。所以當從少陽半表半裏之法。緩緩逆挽其下陷之清氣。俾身中行春夏之令。不致于收降耳。度其人可勝猛劑。則用前法。以收逆挽之速功。

度其人不勝猛劑則用後法以待津液未傷者汗出無妨逆挽之殺功如此方有利無害耳

津液既傷者。皮間微微得潤。其下陷之氣已舉矣。夫豈太陽外感正汗之比乎。又豈太陽陽明合病可用葛根之比乎。噫、微矣。

更有急開支河一法。其邪熱之在裏者。奔迫于大腸必鬱結于膀胱。膀胱熱結則氣不化。而小便短赤。不用順導而用逆挽非計也。清膀胱之熱。令氣化行而分消熱勢則甚捷也。然而水出高原。肺不熱則小便自行。肺與大腸為表裏。大腸之熱皆因肺熱所移。尤宜用辛涼之藥先清肺之化源矣。痢疾小便不利。虛實寒熱。皆能致之。先生用開支河一法。獨言熱而主清涼例也。嘉言先生論痢

疾取逆流挽舟，通因通用，洪案河三法，然則三法之外，更無別法乎？及觀治案七條，又不出於三法，豈知之而故秘之耶？抑未免為前人偏說所惑矣。

張石頑曰。腸澼之證。內經原有下血。下白沫。下膿血之異。推詳脉證。大抵以白沫屬寒。其脉應沉。膿血屬熱。脉因滑大。若見白沫而脉反浮。見膿血而脉反弦濇懸絕。為脉不應病。故皆主死。（縱不驗死。總非順證。）其扼要尤在身熱則死。寒則生。為大關鍵。以腸胃受病。不當更見表熱。表熱則內外俱困。將何所恃而與攻救耶。（更當合參脉證。不可見身熱。便斷主死。詳下卷發熱門。）更詳藏府諸痢。咸以脉沉小為可治。血溫身熱主死。內經大義如此。再推仲景論利。以身熱手足溫為陽回可治。厥逆不

返爲陽絶主死此葢指傷寒陰症而言。不可與夏秋腸澼並列而論也。然下痢豈無身熱得生者。凡挾邪之痢與時行疫痢皆有身熱。但當先撤表邪。自然身凉痢止。當知內經所言。血溢身熱。乃陰虛之本症。此則兼併客邪耳。及觀先輩論痢。並以白沫隷之虛寒。膿血隷之濕熱。至守眞乃有赤白相兼者。豈寒熱俱甚于腸胃。而同爲痢之說。丹溪從而和之。遂有赤痢從小腸來。白痢從大腸來。皆濕熱爲患。此論出後。咸爲痢皆屬熱。恣用苦寒攻之。蒙害至今未已。即東垣之勝于理脾胃者。猶言濕熱之傷于中。可下膿血。宜苦寒以疏利之。膿血稠黏。數至圊而不能便。脉洪大有

力者下之。亦認定膿血為熱。曷知其色鮮紫濃厚者。信乎屬熱。若瘀晦稀淡。或如瑪瑙色者。為陽虛不能制陰而下。非溫其氣則血不清。理氣而爐冶分金。最為捷法。設不知此。概行疏利。使五液盡隨寒降而下。安望其有宁止之日哉。嘗見屢服黃連。虛陽廹外。而反發熱發斑者。亦有虛陽內擾。忽發除中。反驟能食者。有頻用大黃。開腸洞泄。甚至發呃吐蚘者。有大黃下嚥。反脹閉不通。陽氣上逆。而變中滿鼓脹水腫者。凡此之類。未遑枚舉。夫天氣之熱。四時之正令也。因熱而恣傷氷水瓜菓。是逆其正氣。臟腑為寒物傷而為患也。單言寒物所傷亦偏。以逆正氣之病。又以逆病情之藥。

治之。何怪變症百出乎。雖是歲之熱較他歲倍甚。是以虛腸澼者。較他歲亦倍甚。其總輕重不同。所見之積。一皆五色。良由藏府之氣化并傷。是以五色兼見。按五色痢古人皆言腎病。以腎藏精之室所居之位。最下最深。深者既病。其淺而上者。安有不病之理。精室既傷。安能任蟄藏之令。此仲景以五液注下。臍築痛命將難全也。夫以精室受傷。五液不守之患。須知益火消陰。實脾隄水。兼分理其氣。使失于氣化之積。隨之而下。未失氣化之津。統之而安。即噤口不食者。亦不出乎此法。蓋腸澼之屬。皆由傳化失職。津液受傷。而致奔迫無度。豈可恣行攻伐。以爲不易之定法

乎。歷觀時師治痢。無論高下賢愚。必用陳皮枳殼厚朴檳榔之屬。稍有赤沫。即用芩連白芍。水道不利。便用木通車前口噤不食。不出黃連石蓮。不知氣病而腸中切痛。非溫理其氣。則痛不止。因氣陷而濁氣下墜。非升舉其氣。則後重不除。因氣傷而津液崩脫。非調補其氣。則積不已。因陰虛而致夜微熱腹痛。非峻補其陰。則痢不息。凡脉弦細小弱皆當準此。予治此症。過五色噤口及瘀晦清血諸痢。每用甘草乾薑。專理脾胃。肉桂茯苓。專伐腎邪。其效如鼓應桴。初起腹痛厚重者。則兼木香檳榔厚朴以泄之。飲食艱進者。則兼枳實焦朮以運之。陰氣上逆乾嘔不食者。則兼丁

香兒菜以温之。嘔吐涎水者。則兼橘半生薑以辭之。膿血稠黏者。則兼茜根烏梅以理之。水道不通者。則兼升柴以舉之。身熱不除者。則兼桂枝芍藥薑棗以和之。陰虛至夜發熱痛極者。則兼熟地黃芪阿膠歸芍以濟之。若數日不已。而腹痛後重轉甚者。必須參朮升柴兼補而升之。間有脉來滑大數實者。方可用芩連芍藥澤瀉之屬。挾熱後重煩渴者。方與白頭翁秦皮黃連芍藥之屬也。人見予用參朮薑桂溫補氣血之藥。以爲可駭。更用黃芪地黃滋陰膩滯之藥。益怪甚矣。且用石脂乾薑溫濇固脫之藥。以爲撚洲而大誹之。不知內經原有塞因塞用之法。瀉裏急後重

數至圊而不能便非濇如何。況因濇而過用利氣。乃至滑脫不收。安得不用濇以固之耶。更有不知調氣。但見下痢日久便行止濇。閉其滯氣。廹痛愈加。愈劫愈甚。此與殺之無異也

症因脉治駁李士材曰。痢疾一証。有四時寒、熱之不同。開一句。便大錯了。今先生引衛生寶鑑。所引經文、脾泄腎泄內傷痢證之說。（內傷痢疾、外感痢疾杜撰不通。）而歸重于脾腎二經立論。不知脾傳腎。腎傳脾乃論五藏相承內傷痢。非所論夏秋熱痢之係。（傷寒六經傳變、未嘗專主內傷、今謂內傷、然後脾傳腎、腎傳脾、非論外感熱痢、此又不通之論也。）今先生論中、既曰。痢起夏秋。濕蒸熱鬱、亦論夏秋之痢矣。即當從秋令燥金、陽明司令立論、而歸重于腸胃二經、不宜牽入脾腎去。（凡痢皆重脾腎、痢疾何獨不然。士材之言探本塞流之論也。）夏秋之先水泄、後膿血。先膿血。後水泄、乃是手足陽明之濕熱證。非脾腎相傳之微邪賊邪內傷證也。古人云。大腸受病則氣凝注

而成白痢。小腸受病。則血凝注而成赤痢。大小腸均受其病。則亦白相雜而下。胃之濕熱下滛于大小腸者。亦如此。古說原不的確。不必引之即按經文曰。腸澼下血。曰腸澼下白沫。曰腸澼下膿血。諸條之論。皆以腸字立言。不曰脾澼腎澼。而曰腸澼。則知痢症。當以腸字爲主矣。經曰。脾脉外鼓。沉爲腸澼。又曰。腎所生病爲腸澼。果何謂耶。痢由腸出。故名腸澼。猶之痛在頭則曰頭痛。痛在脚則曰脚痛之類也。因名腸澼。而專治腸。正所謂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也。今先生論中。脫却腸字本題。而獨重于脾腎二臟。則夏秋之痢。先生欲補此二臟乎。抑欲溫此兩臟乎。夏秋痢疾爲虛寒者。溫補何待。夫脾泄腎泄。藏氣不足。內傷之虛症。藏證也夏秋之痢。腸胃受邪。外感之實症。府症也。內傷不足。外感

有餘。二者天壤。上材先生原論夏秋痢疾，有虛實寒熱之不同，何嘗以虛泄與熱痢混同論治，而待後學之剖析耶。即有少陰下利膿血一證。乃是手少陰心主為患，非足少陰脾傳腎之一證。以少陰下利膿血為手少陰心主，非足少陰腎，乃遁辭也。故保命集以少陰痢曰小腸泄。以心與小腸為表裏。心移熱於小腸。小腸移熱於大腸。移何若是之多也。則下痢膿血。以手少陰心經主血故也。經雖屬陰。症則陽邪。如傷寒陽症傳陰經之比也。夫夏秋之痢。先要究其致病之根。謂以為得致病之根，卻不道得一失二也。而當五六月巳午丙丁行權。而庚金大腸受尅於下令之時。預傷其金。水至秋燥金行令。金被火刑。燥下溜。既然金被火刑，何以不見於上，而為咳嗽、喘滿、氣症，乃獨下溜為痢耶。赤屬火之本來白

屬金之本色。而赤白相兼之痢作矣。此河間赤白之說云爾。詳辨下卷論色一篇。即或純白無紅。雖非心火所乘。亦為秋時燥火太旺。傷其金位本身。故白色溶化而下。俱聽河間謬說此為乘令而得病者也。燥熱。天時也。老少強弱。藏府陰陽。人體也。因熱就涼。因燥貪冷。人事也。但言天而不言人。今所謂得一失一也。詳下卷論古一篇。今先生言痢。寒帶脾腎。妄行溫補固濇。土材只言溫補。並未言固濇。橫格於中。致令痴人說夢。土材未嘗以溫補固濇橫格于中。驗土材之大覺。為河間之說橫格。不化妄夢。夢有醒時。更有初起之痢。腸胃壅滯。熱鬱于內。反見外寒兼化之象。誤認虛寒。覺以古人辛溫發散方中妄加補濇之藥。混治濕熱之痢。內熱外寒多。屬風寒外鬱。正實分。辛涼辛溫以解發之。未必定。如河間所云。反兼勝化也。至云妄加補濇。誰是于發藥中。攙加補濇者乎。不知古人辛溫

原缺

按字下得不妥。原病式云。豈有寒熱夾雜于腸胃閒乎。河間原病式。不必積寒胸中。夫痢疾初起。無肛痛之理。痢久然後見痛。尤爲元氣下陷。痛亦未必盡因元氣下陷。然止宜用補中益氣湯。以升提之。未可用理中湯以治。補中益氣湯。未必盡可用。理中湯。亦未必盡不可用。因肛痛者。是濕熱下溜。燥火閉塞。此候解得出痛解不得亦痛豈盡是燥火閉塞。即痢之日久者。亦止宜于補。未宜于溫。仲景云。大孔痛者。急溫之。其言非是耶。即令虛矣。未必寒也。若是虛而兼寒。則肛門當不禁而無疼痛矣。濕熱下久。故肛門痛也。痢不止則濕熱不除。濕熱不除。則肛痛不愈。豈肛門不禁便不疼痛乎。又曰。局方。例用辛熱。河間丹溪。例用苦寒。何其執而不圓。不知夏秋之痢。與四時之痢不同何爲四時之痢。彼意蓋指春冬病痢者。與上文所云內傷痢疾

是也。不知治痢者。但有真痢似痢之分。夏秋痢者。與痢居多。春冬痢者。似痢居多。然真痢似痢。皆當詳審虛實寒熱。亦非真痢定用苦寒。似痢定用辛熱也。觀梁下條謂河間丹溪之用苦寒。爲治夏秋之痢。則知謂局方復菴之辛熱爲治春冬之痢矣。隨見偏說。自以爲是。不謂之妄人不得也

夏秋之痢本于濕熱。但有濕淫燥淫之別。從治正治之分。痢疾有寒有熱。以熱治寒。以寒治熱。俱正治。非從治

局方復菴。例用辛熱。深恐濕淫於內不行。辛散從　用苦寒正治。則寒凉抑遏。有邪凝內伏之處。是以用辛散。以治寒濕之痢、辛熱何以敢作辛散。豈表有寒濕。裏無寒濕耶。此宗內經濕淫於內。治以苦熱。濕淫所勝。平以苦熱。局方復菴言辛熱。未嘗言苦熱。而開濕淫爲痢表症居多之法門也。河澗丹溪例用苦寒。蓋夏秋之痢。燥火爲虛熱毒害腸胃。此時若效從治之法。則燥火而

遇辛溫腸胃頃刻焚爛是以用苦寒宣利亦痢以為正治之法此宗內經熱淫于內治以鹹寒熱淫所勝治以苦寒而開燥熱為痢裏症居多之法門也既云夏秋為外感痢疾餘月為內傷痢疾又言夏秋之痢裏症居多餘月之痢表症居多何自相矛盾乎用溫用寒因發表攻裏二法各別今先生不發明四公之意開示後人反毀四公令後學不明即如柴言而局方復恭何以不兼言表症居多之痢疾痢開丹溪又何以不兼言裏症居多之痢疾士材所云言熱者應寒言寒者遵熱不信然乎今予較正傷寒例仍遵仲景先生之法夏秋之痢當分燥火濕火四時之痢當分外感內傷夏秋曰痢四時亦曰痢已屬混淆燥火濕火亦屬杜撰俱係妄立名目疫痢當分大氣歲氣歲氣之辨詳後發痢條中如雨濕之年流行之絕宜用發表者以辛

凉辛溫之法治也亢旱之年赫曦之政宜用攻裏者以苦寒鹹寒之味治之深彰先生之道而全先生之書也

作是書者定是好讀醫書老秀才醫非久年閱歷老醫家何以知之因己而知人也予少讀醫書至痢疾一證見主清涼攻瀉者則信以爲然見言溫補者則不覺嗤古總以痢發夏秋燥熱之時其證拘急不通腹痛下血駭人悉皆夏秋燥熱之象但驗有餘未見不足故也及閱歷既多則得于手之所試目之所擊然後深悟此證有虛實寒熱之不同而前人之說有大不然者作論之人亦猶予向日之未經閱歷時也試稽宗河間而失意寒涼及見有用溫補而愈者莫能解其何故于是私心臆度妄分外感內傷妄立名目其離附會如此也予爲詳加辨駁庶不悞後之學者

痢可久曰痢爲險惡之症生死所關不惟時醫治之失宜而古今治法千家多不得其蘊是以不能速收全效病有淺深

救有遲速未必人人速收全效今立方何以為奇不泥成方故奇也立論何以為妙不膠成說故妙也且能以數劑而取效于數日內初起者或一二劑而取效于一二日內所以為奇妙也既奇妙又效速誰不信之然其藥品又不外其常識者慎毋忽之

川黃連去蘆 條實黃芩 大白芍俱生用 山查淨肉上四味一錢二分 陳枳實去穰炒 川厚朴去皮薑汁拌炒 堅檳榔 厚青皮去穰四味各八分 當歸 甘草 地榆各五分 紅花酒洗三分 桃仁二炒去皮尖研一錢 南木香二分 用水二碗煎一碗去柤空心服柤再煎服

既云奇方必非尋常之手眼既云妙論必具病人之見識乃取清熱導滯千手雷同之藥餌自命奇妙則凡連芩用生是全不解寒因熱用之法

此方或紅或白或紅白相兼若裏急後重身

熱腹痛者。俱可用。純白無紅者。去地榆桃仁。加去白陳皮
四分。木香用三分。純白無紅者。多有冷痛于消破藥中。除血分藥加氣分藥。便爲白痢定法耳。
滯澀者。加酒炒大黃二錢。服一二劑。仍除之。此方用之於
三五日神效。用之于旬日內亦效。惟十日半月外。則當加
減。其法詳具於後。當以脈證爲參。何以日數爲例。川黃連條黃芩大白
芍三味酒炒。各六分。生用各四分。山查肉一錢。製厚朴製
陳皮。青皮。檳榔。各四分。甘草炙三分。生二分。當歸地榆各
四分。桃仁粉六分。紅花三分。南木香二分。如延至月餘。覺
脾腎弱而虛滑者。用酒炒芩連六分。虛滑之痢。尚堪此二物耶。白芍六
分。製陳皮。製厚朴。南木香各三分。醋炒地榆四分。紅花二

分。當歸五分，人參五分，白朮五分，炙甘草五分。若未服已上藥方，延至月餘，仍須清熱導滯者有之。若既服前藥，即延至旬餘，實多變虛，熱多變寒，何況月餘乎。且既云脾胃弱而虛滑，便當屏除一切常痢藥，急投溫補，今于清破隊中少佐參朮，虛滑之候，豈能濟事乎。想聶氏之意，謂痢疾非至月餘，斷不可投參朮。不知痢最虛寒，有月且死，何日不延，何餘定死，何能延至月餘乎。殆之誤認痢皆濕熱，是以無處不差謬也。

以上三方，有胎婦人服之，去紅花、桃仁、檳榔。

以上方法，隨用輒效。豈有一法一方，可以隨用輒效之理。間有不效者，必其初投參朮等補劑太早，補塞邪氣在內。有熱有滯者誤忌補之太早，若虛痢冷痢在所不拘，蓋補中即所以祛邪，溫中即所以行滯也。久而正氣已虛，邪氣猶盛，纏綿不已。欲補而澀之則助邪，清而疏之則愈滑，遂至于不可救療。雖有奇方，無如之何。則初投溫補殺之也。戒之戒

之。危言險語，此是戒用溫補，然則苦寒攻伐可肆行無忌乎。予謂正虛邪盛之故，乃因應散不散，應攻不攻，日久令氣虛，邪伏於內，以致補瀉難施，非關溫補之罪也。何也？誤投溫補，藥纔入口，逆逆陡增，雖屬愚昧，亦知變計，改用清下。藥病俱除，又何至日久而成不可救藥乎。

古今治痢者，皆曰熱則清之，寒則溫之，初起熱盛則下之，有表症則汗之，小便赤澀則分利之，此五者舉世信用，若規矩準繩之不可易者。予有獨見，偏哉。獨耳，以為五者惟清熱一法無忌，其四者則犯四大忌，不可用也。若清熱一法，便可治痢，則治痢不亦易乎。

一曰忌溫補。只可曰忌驟用溫補，不可曰忌用溫補。痢之為病，濕熱蘊積，膠滯於腸胃之中，清邪熱，解內毒，行血滯，則其病速除。即曰膠滯

亦有寒熱之分。何得槩用苦寒。○濕熱蘊積膠滯于腸胃之中。十一字。是伊偏僻之病根也。若用參朮等溫補。則熱愈盛。氣愈滯。不當溫補而誤投之。其弊誠有如此。久之元氣衰毒氣滯。至于不可救療者。初投溫補之過也。

一曰忌大下。當下者。下之可也。大下則不可。四忌中惟此一忌的當。痢因邪熱膠滯腸胃而成。與溝渠壅塞相似。惟用藥磨刮疏通則愈。磨刮疏滌四字精確。若用承氣湯大下之。譬如以清水蕩壅塞之溝渠。壅塞必不可去也。徒傷胃氣。損元氣而已。正氣損傷。而邪氣不除。強壯者猶可。怯弱者必危矣。

一曰忌發汗。先撤外邪。勿令表應外合。乃治痢第一要着也。四忌中此一忌尤屬謬說。痢有身發寒熱頭痛目眩者。此非外感。乃內毒熏蒸。雖有表症。實

非表邪也。既有寒熱頭痛多屬表邪屬內熱者間有之今硬指為內責恣用寒涼使表邪遏陷于內正俯不死不休者也嘉言先生所謂若發汗則耗正氣而邪氣得肆。當汗而汗正氣得舒邪氣亦解且知汗能耗正氣獨不畏苦寒能伐中氣乎且風劑最熱。愈助熱邪。何其愈愈以熱為慮乎夫薑桂辛熱痢常用之何況風藥乎表虛于外。邪熾于內。鮮不斃矣發表合宜則表解于外邪疏于內其愈速

一曰。忌分利小便。小便赤澀何妨暑為分利以殺其勢然病在腸胃強瀉膀胱不惟無益而反有損此一忌在可否是非之間者也利小便者。治水泄之良法也。以之治痢則乖。痢因邪熱膠滯。津液枯澀而成。若用五苓等劑分利其水。則津液愈枯。滯澀愈甚。遂至纏綿不愈則分利之為害也。五苓雖不可服苓瀉滑石豬用亦何傷乎若清熱導滯則痢自愈而小便

自利。安用分利為哉。痢愈小便自利。其理甚確。但專主清熱導滯則失之偏矣。

乎於此症素與其險惡用心調治者二十餘年。只是揣摩二十年耳。若果閱歷二十年。當如丹溪晚年悔悟。知痢疾不盡由于濕熱矣。百試百驗。只是膈熱者驗耳。若果自試百驗。何為昔日驗而今日則有驗有不驗。頗有妙悟。清熱導滯便是妙悟耶。既而身自患之試驗益精。自患亦是熱痢。故益執迷不破。然予若非試驗多人。妄敢力闢諸氏之非。然後能破諸家之迷障而為奇妙之方論。自坐迷障。不見外物。反譏他人迷障今刋而行之以救世人之疾苦而登之壽域也。受利二三。蒙害者十八。若不辭而闢之。其害未有底止也。

是方也。愚見有人。刋粘於市肆通衢之處。又見有坊刻依原方日期分為數段。曰此方治一二日痢疾。此方治何日

痢疾。此方治旬餘痢疾。此方治月餘痢疾。人皆袖爲珍寶。予目擊受其害者不可屈指。今姑舉一二以示警。一璩姓病痢。其尊人按此方刻日加減。法至旬餘。開腸洞泄。血水淋漓。四肢逆冷。延予診之。六脉沉細將絕。辭不可治。乃尊曰。此症謹遵聶氏奇方。依他日期加減。毫不參以己意。何爲至於不可治。然則此症初起。便屬不治之症也。予不與辨。欲投理中四逆。因思病不可爲。徒爲此方分過。以誤他人耳。遂不疏方。越日死。又一人六脉沉細弦急。全沒精神。腹痛。迸迫無度。擬建中湯。而戒勿服寒破藥。若誤用之。必變厥逆而死。病者持疑。其親友疾聲曰。爲有痢疾。敢用肉

桂平。陰與是方連服果變厥逆死又一鄉榜服此方四五日變厥逆子辭不治死按此方惟實熱痢多效以虛寒者服之必死假如聶氏正其名曰熱滯痢疾此方主之不戒溫補不拘日數不設四禁誰謂此方不可治痢而必非之平。

繆仲淳曰。時行疫痢。沿門合境。患此者。其症大都發熱頭痛口渴煩燥。亦有不口（渴煩燥者）下痢溯滑甚者。一日夜行百次。或兼斑疹。（班疹亦罕見。）勢甚危迫。此是時氣使然。積感濕蒸膚氣所致。（時氣是疫。何爲濕蒸。）治當清熱解毒；（果見上症自當清熱解毒若無上症則隨症施治難拘一定。）表散爲急。（當表散者十之七八亦有無表症而不應表散者。）如升麻葛根方去。

北胡黃連黃芩之屬。有表症者，看表邪輕重，人體強弱。藏府必熱製之，亦不拘定上藥。或熱甚渴甚，前藥中可加寒水石，不加石膏花粉，亦有別症以意加減。切忌下行破氣收澁。當下而下，當破而破，有何忌焉，如大黃芒硝枳實烏梅粟殼等犯此者多致不救。

楊子建云世人有患疫毒痢，初得時，先發寒熱，忽頭痛壯熱，思入涼室，思吃冷水，狂言狂走，渾身肌肉疼痛，手不可着。予閱疫痢甚多，未見如此亢極之症，可知間有而不常見者也。忽下白痢，或白或赤，或赤白相雜。此症難治，疫痢較正痢尤難治也。此係大歲中其年春夏之內多有寒肅之化，陽光少見，寒熱二氣更相交爭，忽于夏月多寒之化，寒邪犯心，水火相戰，所以先發寒熱，水火

相犯血變于中。所以下赤痢。其說穿鑿不經。如紫草色如莧菜色者。寒邪犯心之重也。白色何輕。赤色何重。赤白相雜者。氣血相等、寒熱之氣相搏也。一片不經之談。治諸症之法。必辨其寒。已後隨症調理、乃立萬全護命方。中用麻黄糊丸。既日寒邪犯心。則當泄中散寒。叅諸發散藥。豈外邪可犯君主。而寒表散耶。即有表症。古人自有敗毒柴胡等湯。可以對症加減。何故設此無律之師。而加之美名乎。隨症調理二方。便大概。詳辨下卷疫痢門。